

彭湃

著

PENGP
AI
ZHU

我爱哭懦弱，笨拙胆小。
我一无是处，渺如尘埃。
直到遇见你，
我才知道自己也可以光芒万丈。



女孩

不哭

② 终结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U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彭湃
作品

女孩不哭

NVHAI
BUKU

② 终结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孩, 不哭: 终结版. 2 / 彭湃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00-1769-6

I. ①女… II. ①彭…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1791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书名 女孩, 不哭: 终结版. 2
著者 彭 湃
出版人 姚雪雪
总策划 周 政
总监制 杨翔森
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
特约编辑 顾浮生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769-6

赣版权登字: 05-2016-15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他就是那种人：总以为如果不慎伤害到你，最好的补偿方式不是带你去医院，而是立马往自己胸口插两刀。

第二章 021

我们曾经很用力地爱过，却一败涂地伤痕累累。凭什么再次尝试，结果就不会一样？现实毕竟不是童话，不是有爱就能幸福快乐天长地久。我不怕受伤，我只怕拉扯到最后，连爱都没了。

第三章 043

原来，今天说爱你的男人，真的明天就可能爱上另一个女人。原来，我艾七喜并没有什么独一无二，那些你以为无论如何也无法割舍和替代的感情，仅仅是自以为是。

第四章 063

就好像，你走在旷阔无垠的冰天雪地中，你走了很长很长的路，饥寒交迫心灰意冷。突然你看到前方出现一个亮着灯的小木屋，你上前敲门，门开了，里面有温暖的壁炉，丰盛的食物，主人不问你的姓名，也不问你的来历，直接给你端上一碗热汤，你喝一口，只是一口，然后你就觉得，你愿意为这一口汤的温暖付出一切。

第五章 085

女人啊，无论活到什么岁数，都不应当亏待自己。

第六章 111

你有多爱一个人，在一起时是察觉不到的。分开以后的某一天，你才会恍然发现，他的痕迹早已无处不在，生活中的很多习惯也都是跟他在一起时养成的，就好像通通打上了他的专属标签，今后出现再多人也覆盖不了，这时呀你才会明白，曾经的自己有多爱他。

第七章 135

我闭上眼，脑海里是越泽的脸，我本想看到一张对我微笑的温柔脸庞，可那张脸庞却眉头紧蹙一言不发，深深的失望和心伤刻在了他深邃的眼眸中。没关系了，就这样吧，我在无边的黑暗中抚摸这张脸，轻轻地，心疼地抚摸，从额头，到眉眼，到挺拔的鼻梁，紧抿的嘴角……我告诉自己：最后一次想你，最后一次，我爱的男人。很快，黑暗会遁去，你也将消失。

第八章 155

曾经爱你时，哪怕为你痛苦，哪怕尽是痛苦，可我活着。后来我不再执着、尖锐和愚蠢，我很容易原谅谁，忘记谁，理解谁，很少嫉妒，不再争抢，时常微笑，每天都说很多“挺好的”“还不错”这种话，大家欣赏，甚至喜爱我。可我不再活着，我想，我只是还没死去。不过，就这样吧，挺好的，还不错。

第九章 177

只要还爱着一个人，只要从不背叛心里的那份爱，人就无所畏惧，管它桑田沧海岁月沉浮。

第十章 193

爱情这东西，从来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发生呀。

番外 203

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

他就是那种人：

总以为如果不慎伤害到你，最好的补偿方式不是带你去医院，而是立马往自己胸口捅两刀。



◆ 01 ◆

手机铃声响起时，我不情不愿地醒来。窗外的阳光微微刺眼，太阳晒屁股的大中午，我满身都是起床气，完全没睡够啊。

这些都拜我的宝贝女儿艾森森所赐，那个半岁不到的小淘气，那个脾气阴晴不定的小恶魔，她那折磨人的一流本事，真是像极了她爸爸。

事情还得从上半夜说起，原本睡得好端端的艾森森突然就大哭起来，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气吞山河——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能叫她这么伤心，全家上下被搅得鸡犬不宁，四个加起来快两百多岁的大人拿一个没断奶的小家伙束手无策。这四个人分别是我、我妈、我外婆、还有我继父。

最终外婆凭借顽强的毅力，抱着艾森森哼了半小时的歌谣，才把她给哄安静。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

对此我这个亲妈感到很惭愧，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我妈那，毕竟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没来得及怪她，她倒是先发制人了，“森森跟七喜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又娇气又难伺候，能把人给逼疯，诶，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

孽。”

“你上辈子何止造了孽，你是屠了城啊。”

她无视我的反击，唉声叹气，脸上恰到好处的妩媚惹人疼爱，继父忙笑着打圆场，“这不挺好嘛，小宝宝就是要能闹，今后肯定健健康康茁壮成长。”

“你呀你，赶紧去睡吧，明天不是还约了客户吗？剩下的交给我们女人就行了。”我妈甜美一笑，体贴得不行，好像之前那个掀开继父被子的狂躁女人跟她没有半点关系。瞧瞧，多聪明，男人都吃这一套，偏偏我艾七喜就学不会。

继父回房没几分钟，我妈就打起了退堂鼓，恬不知耻这个成语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做。当然我也强不了多少，撑了半小时后也困得要命，把宝宝交给外婆后倒床就睡。

一睁眼，到了现在。

我不情不愿地摸出枕头底下的手机，瞄了一眼，睡意全无。

起床，冲澡、洗头、洗脸、漱口、化妆、挑选出门衣服和包包，做完这些，正好赶上午饭。

饭桌上，外婆抱怨着菜市场的蔬菜越来越不新鲜，不时注意着婴儿车上的艾淼淼有没有把奶给吐到衣服上。我妈面无表情地夹着菜，显然起床气还没消，很快她把枪口对准了我，“穿得这么少干吗？下午又去哪鬼混？”

“约朋友逛街。”我心虚的埋头吃饭，生怕被这个精明的女人看出破绽。

“你哪来的那么多朋友，我怎么不知道？”拷问犯人小剧场又开始了。

“就一高中同学。”

“哪个高中同学？”

“说了你也不认识。”

“怎么突然就联系上了？”

“她也要做妈了，在朋友圈看到我晒娃，就想找我传授下经验。”我面不改色地胡扯。

“稀奇了，就你这德行还给人传授经验呢。”我妈抛过来一个嘲讽的笑容，很好，相爱相杀小剧场开始了。

“是啊，像我这种输在起跑线上的人，确实没资格。”

“这个黑锅我可不背，下次清明节去找你爸谈谈。”她优雅地夹了一筷子菜，“一会出门披件外套听见没？你着凉了无所谓，别把什么病毒传给了淼淼。”

“知道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过关。

“七喜呀，淼淼的纸尿裤快用完了，下午出门记得买些回来。”外婆无视了我们的拌嘴，气定闲神地插话了，话题永远是孩子。

“好。”

下午一点，我步行来到离家一站路的百货商城。一路上我都胆战心惊，生怕撞见我妈的熟人，那种感觉好像回到了初中时瞒着父母跟一群同学去滑旱冰。不，如果被发现，那可不是一顿毒打的后果了。

商城门口，越泽等候多时。

他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西装，优雅地倚在本田商务车的车头，看到我来了，淡定地朝我挥手，疏离的眼神中透着若有似无的笑意。明知不能这样，心还是瞬间柔软了下来。我赶紧掐手心提醒自己，眼前的人仅仅是淼淼的爸爸。

这已经是越泽回国后我们的第三次见面，彼此间还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微妙尴尬。两人站在川流不息的路边沉默片刻，越泽轻咳了下，柔声问，“昨晚没睡好？黑眼圈这么重。”

“有一点。”我笑容僵硬，其实我也很想对他自然一点，温柔一点，可整个人偏偏像台生锈的发动机，力不从心。

“淼淼呢？”这才是他此行的目的。

“得再等等，我妈下午三点才出门。到时候你跟我回小区，我再把淼淼抱出来。”

越泽理解地点头，“我可以等到三点，你不用这么麻烦特意过来通知我。”

是啊，完全没必要的。可为何还要单独过来一趟？我没敢深究这个问题。慌忙指了指身后的商场，“过来给孩子买纸尿裤，就顺便先告诉下你。”

越泽眼波流转，看不出怀疑还是相信。

“我陪你。”他说。

“不用了。”我摇摇头，“商场里有我妈的熟人，看到了不好。没事，我会再买。”

又是片刻的沉默，越泽主动开口，“要是不急着回去，找个地方坐一坐？”似乎怕我拒绝，他补充，“正好还有一些事，想跟你聊聊。”

我还在犹豫，他已经为我拉开了车门。

我深吸一口气，迈开了步子。

即将上车前，阳光跳跃在黑色车顶，泛出一块刺眼的洁白，轻微眩晕中，我竟感到恍若隔世：时间真快啊。

不知不觉，我已经23岁了，一个介意少女和妇女之间的尴尬年纪，倒是还有一种称呼叫少妇，不过饶了我吧，怎么听都有些奇怪。

能想象么？两年前的我还是一个每天要打好几份工的大学生，对于未来最大的奢求仅仅是能还清债务，远离贫穷，为此我拼命努力、咬牙死磕，不惜走上危险的合约婚姻，结果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有时候老天爷就是那么坏，从来不会因为你的真心诚意就对你温柔那么一点点。

本以为自己这辈子算是完蛋了，不想我妈轻松的一次改嫁，就改变了这一切。她为我、外婆、淼淼还有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好男人，关键是，这个好男人还有钱。我当然知道钱不是万能的，但我也知道，钱真是太重要了，有了它，我生命百分之九十的无奈和心酸都迎刃而解。

更让我如梦似幻的是，我曾经深爱过的男人越泽，眼下也回到我身边。遗憾的是，我们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回来了，我的淼淼还有爸爸关心爱护嘘寒问暖，光是这一点我就要感激老天了。

“去哪？”越泽系好安全带。

“你定吧。”

他胸有成竹地点点头，发动汽车，又问：“淼淼还好吗？”

“挺好的，能吃能睡，就是特爱哭。”只有说到淼淼的时候，彼此的气氛还变得自然而融洽。

他开着车，漫不经心地接了句：“这点跟你蛮像的。”

“哪有。”我笑着偏过头，倒映在车窗上的笑容却透着说不出的落寞。

◆ 02 ◆

或许，是时候说说我的宝贝女儿艾淼淼了。

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淼淼更像我一个人的孩子。

怀着她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好的、坏的、疯狂的、惨烈的——主要还是惨烈的；这让我一度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尤其在苏小晨死去越泽又消失后，我的生活简直一片漆黑，肚子里的孩子，是远方唯一的一盏灯火，指引我前行。

值得一说的是，淼淼的预产期是9月21号，处女座。那段时间微博上黑处女座的段子铺天盖地，把我吓得不轻。

要知道，这年头大家出门见面都不问“吃饭没”而改成“你什么星座”，更有不少丧心病狂的相亲和招聘信息上直接把处女座拉进黑名单，我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每天神经兮兮杞人忧天地研究着如何拖延预产期的方法，有段时间连憋尿这种损招都用上了。

孩子诞生于我老家最好的妇产医院，主刀医生是我妈的朋友，她比我还高兴，大声祝贺我，“生啦生啦！是个女孩！9月23号凌晨1点，恭喜你，是天秤座！”我妈得知此事后气得要命，两个星期没给我好脸色，没错，她就是处女座。

孩子生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取名字。当时越泽还在美国的医院等待着匹配的眼角膜，不过我悲观的认为他早就躺在某个金发碧眼的美女护士怀中乐不思蜀了，作为昔日的糟糠之妻我特有自知之明，杜绝一切幻想，做好了一个人把这孩子养大的觉悟，既然如此，女儿自然得跟我姓艾。

至于名字，我心意已决。全家人对于我的一意孤行很不满意，但也无权反对，只好把那用不完的精力和热忱花在了孩子的小名上。

为此我妈特意请来老家有口皆碑的算命先生，他非说这孩子命运多舛且五行缺水。废话，都没爹了，命运能舒坦到哪去呀？至于五行嘛，我个人认为只要不缺钱，缺啥都没关系。算命先生愤慨地纠正我：五行里没有钱，只有金！现在流

行土豪金懂不懂？我大吃一惊，这老先生还真是与时俱进啊，怪不得有口皆碑。

最终，有了淼淼这个小名。

四个月後，我小腹上那条难看的妊娠纹毫无消退的意思，亲爱的淼淼却从当初那个皱巴巴的小不点长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肉球。

谁会想到呢？越泽竟在这时回来了。

2013年的2月初，也就是半个月前，我老家还是晚冬，尽管那天难得出了太阳，稀薄的空气里尽是万物腐朽的寒冷。

他站在街头，一身风尘仆仆的黑色登山装，一个旧得很有质感的帆布背包，有那么一点千帆过尽洗尽铅华的感觉。

他什么都没说，但我只稍看一眼就猜到这些日子一定去了很多地方吃了不少苦。其实他大可直接来找我，却非要选择这么迂回而扭捏的方式。没办法，他就是那种人：总以为如果不慎伤害到你，最好的补偿方式不是带你去医院，而是立马往自己胸口捅两刀。

老实说，越泽的出现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曾经以为，这辈子他都只会存在于我美好又刻骨的回忆中，并随着时光的推移渐渐抹去菱角，淡去色泽，最终成为一抹温暖的旧鹅黄。而我也做好了给孩子找一个老实靠谱的后爸，平平淡淡过完一生的准备。

可他像一颗炸弹，轻易的，就把我规划好的生活蓝图给炸得粉碎。

说真的，我害怕见到他。我不知道他的重新出现对我逐渐平静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我还没做好准备，心脏止不住地狂跳。我带上了淼淼壮胆，毕竟曾经无数个撑不下去的日夜里，都是它在给我加油打气。

就这样，冬天的清晨，我、越泽、我们的女儿，在川流不息的街头重逢了。

当我让淼淼叫爸爸时，越泽丢下沉重的行囊，在通透的阳光下小心翼翼地托起淼淼，消瘦的脸颊慢慢动容，他不可思议地望着半空中那个微微逆光的小生命，它安静、脆弱、纯净而美好，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看着眼前的男人。

越泽刚来得及说上一句“鼻子像我”，双眼就红了。

而我哭了。

那一刻，我发现自己无所谓恨不恨，无所谓原谅不原谅。我还是很爱他，还

是想跟他在一起。但，仅仅只是想。太多的伤害和罪孽横亘在我们之间，我们都不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也无法再回到过去。

那天，我们像两个阔别已久的朋友，坐在咖啡馆断断续续地聊着。

他问我孩子叫什么名字，我犹豫了下，告诉他叫淼淼。接着，我又把苏小晨的死，阮修杰的精神病，王璇璇的离开，整场仇恨的真相托盘而出。他安静地听完，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但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一个字，只是直直站起身，语气中透着恳求，“我以后，还能再来看孩子吗？”

我点头。

当然，你是她的父亲。我在心里说。

然而事情远比我以为的要难。

越泽第二次来找我，也就是上次，他提着昂贵的见面礼，主动要求能去我家一趟。他觉得作为淼淼的父亲，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利跟我一同抚养她。原本计划是他上门向我一家人负荆请罪，再一起商量抚养孩子的事情。

我妈没给他这个机会，她拿刀把越泽轰出了门。毫不夸张，是真的拿刀。她当时正在厨房切西红柿，看到越泽时愣了两秒，拿着刀就冲出来，脸色铁青的样子像是看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越泽也不逃，就那么笔直地杵在原地。幸好继父眼疾手快拦住了我妈，这才免去了一场血案。

“你居然还有脸找上门来？来得正好！今天老娘跟你好好算笔账！”我很久没看我妈这么动气了，像一头暴怒的母狮。

“妈，你听我……”

“闭嘴！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说话！”妈手中的菜刀“哐当”一声跌落在地，“老孟你放开我！”

继父见妈把刀丢了，于是放开了手。我妈上前就是一耳光扇在越泽的脸上，“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问你还是不是！搞大我女儿肚子一声不吭就跑了！你知道这一年来我女儿遭了多大的罪吗？忍受了街坊邻居多少闲言碎语吗？二十来岁，花一样的年纪，上上大学谈恋爱哪不好了，偏偏被你害成一个未婚先孕的单亲妈妈，名声臭就算了，最好的几年都被你糟蹋了！一个女人能青春几年

啊？你告诉我，有几年！你良心都被狗吃了啊！你这样对我女儿你就不怕遭雷劈吗？！”

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触目惊心。

越泽的左脸泛起隐约可见的红色指印，他低头缄默。

“我警告你！以后不准你再来纠缠我女儿，听到没？！这孩子是我们艾家的，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可没这么客气了！滚！给我滚！”

短暂的寂静中，越泽抬起头，目光坚毅而诚恳：“阿姨您说得对，错在我，我让七喜受了苦，让你们跟着蒙羞。你可以不喜欢我、恨我、上法庭告我也无所谓。但淼淼是无辜的，我希望日后能尽自己所能来弥补——”

“谁让你弥补了？王八孙子听不懂人话是吗！我让你滚！滚啊！你不滚是吧，好，很好，给我站那别动，你等着……”我妈已经气得六亲不认，又要去捡地上的刀。这次继父和外婆一起出马才把她给镇住。

屋里一片狼藉，场面极度混乱，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能把越泽强行赶走了。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越泽都没再来找过我。我们用手机联系，从不通电话，每天也就两三条短信，内容也相当简洁。我们彼此都很小心，不触碰过去，也不谈未来，话题围绕着淼淼，仿佛只有淼淼，才是沙漠中唯一的一片绿洲。

直到某一天我刷微博，无意发现自己为数不多的粉丝里隐藏着一个陌生人，名叫ZERO。

我好奇地点进去，该人的首页上只有一条微博：重新开始。那条微博的发布时间是半个月前，那个日期我印象深刻，刚好是越泽跟我重逢的那一天。我半信半疑地点开他的关注，很快在里面找到了一个叫“谭志041”的好友。

至此，我完全确定，这个叫ZERO的微博用户，是越泽。我又点进谭志的微博首页，里面转发的都是一些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的长微博，个人签名上也写着：律师职务已辞，目前创业中。

谭志起初跟我的来往全部建立在越泽委托的公事上，越泽不告而别的那段时间，作为越泽的朋友，他觉得有责任对我多加关照，如此，我们私下也慢慢成了朋友，互相关注了朋友圈，偶尔也会问个好点个赞。

但是关于他辞职创业一事，我还真不知道。我讶异又好奇地给他发了条私信确认，很快就接到谭志的电话，他第一句话就是：“没错，这个微博是我的。”

也是那一通电话，我得知了他的创业计划。准确说，是他和越泽的。

原来越泽这次回国并非短住，他没打算再回美国，而是拿出自己所有的存款，拉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开发手机APP的软件公司，可说是当机立断雷厉风行。合伙人有两个，两个都是他的大学同学，其中一个就是谭志。

越泽是IT技术人员出身，后来转做管理。自己开公司，除开老总的职务，他还负责带领团队进行产品开发；谭志当过几年律师，法律知识丰富，创建公司涉及到各种司法程序都是他一手打理，另外也兼管人事，他老婆正好是会计，可以管理公司财务。至于另一个合伙人，据说曾经是很厉害的房地产营销主管，人脉宽广，资源丰富，主要负责商谈客户和做产品营销策划。

“奇怪，越泽没有告诉你吗？”对于我的一无所知，谭志颇感意外。

“他很少聊自己的事。”

“那小子……”谭志笑的有点无奈，“当初拉我入伙时，我是反对的，觉得太冒险了，好好的干吗突然想创业。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想给你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冒险是值得。我就是被他这话感动了才头脑一热上了他的贼船，现在真是后悔死了。自己当老板哪有那么简单啊，这不，整天在微博上取经，私生活都牺牲了……”谭志一改律师身份时的简言少语，滔滔不绝地闲扯起来，虽是抱怨，话中却透着跃跃欲试的豪情。

之后的聊天里他都在热切地分享着他野心勃勃的事业，我却心不在焉，脑子里乱作一团，那句话一直在脑袋里打转：他说想给你和你们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若说不感动是假的，可是，我跟越泽真的还有未来吗？

我不知道。

◆ 03 ◆

十分钟后，车在一家西餐厅停下。这家店是最近新开的，我都还没来过，真佩服他竟然会知道。

下车后，两对情侣从我旁边走过，女孩手里都捧着玫瑰花。我这才猛然记起，今天是情人节，也不知道越泽今天的出现是别有用心还是单纯的巧合。

店里装潢浪漫，放着轻快的钢琴曲，越泽要了一份七成熟的菲力牛排和红酒。

我吃过午饭，只点了杯橙汁。

“来些甜点？”越泽问。

我摇摇头。

“记得以前你很爱吃。”他的口吻拿捏到位，淡淡一笑，“莫非生完孩子口味都变了？”

“还是很爱吃，就是胖了不少，在减肥。”我跟着笑了笑，当然是借口，我只是没什么心情。直到现在，近距离地注视他轮廓分明的精致脸庞，我的胸口还是一紧一紧地疼。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这种熟悉又陌生的关系。

“不胖的。”他静静回答，不再坚持。

之后又是断断续续不咸不淡地闲聊，当年轻的男服务员不太娴熟的为我们打开一瓶小拉菲时，话题从淼淼过度到我身上。

越泽问我还打不打算回大学，我啜了一小口微苦的红酒，陷入思考。

平心而论，我是想回去的。因为生了个孩子就放弃学业未免太夸张了，虽然我艾七喜一向嗜钱如命，却不代表我就视知识如粪土啊。我可不想像我妈那样一辈子靠男人，何况我还真没她那本事。可是淼淼才这么小，我自己都照顾不好，若带着她去星城，肯定不行，家人也不会同意。但是要我独自去星城，把淼淼留在老家，我又舍不得。

越泽看出我的忧虑，建议道：“淼淼断奶之后可以先让你家人照顾，每星期回家看她。等她三岁左右，你已经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到时候你再把她接回身

边上幼儿园。如果你同意的话——”他顿了顿，“到时我们一起照顾她。”

“可我总觉得这样不好，她才那么小，我就长期不在身边。”我举棋不定。

“有句话说的好，今日的分离，是为了明日更好的相见。淼淼也希望自己的妈妈更加优秀不是吗？你若拿到毕业证，以后的就业选择更多，也能给她提供更好的人生。比如，你可以考个教师资格证，当小学老师，这样，她的童年你都能看护着。”必须承认，对于我和淼淼的将来，他的考虑更为长远。

他抬头瞟我一眼，“还是说，你更愿意象以前那样，去酒吧卖啤酒，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家，告诉女儿：妈妈今晚又去拯救世界了所以没时间陪你做作业？”

“好主意呢，说不定淼淼以后就是女中豪杰了。”脱口而出后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想不到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开玩笑。

“其实，我倒是挺怀念以前的那个艾七喜。”他眼神上罩着一层迷离的氤氲。

我哽住了。

“对了，你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吧？”他放下刀叉，拿起纸巾擦了嘴角。

“知道，怎么办呢？”

“我给你变个魔术。”

“啊？”

他点点头，屏息凝神了三秒，然后开口道：“好了。”

“什么好了？你什么都没做。”我完全搞不清状况。

“口袋。”他提示了下。

我伸手去摸，什么都没有，又在另一个口袋找，也是空的。见我疑惑，越泽似笑非笑一脸神秘，“它比较害羞，你得先说：我很喜欢。它才敢出现。”

我半信半疑地照做了，再次把手伸进口袋，还真有个小东西！僵硬，微凉，指尖触到的一瞬还感受到了类似静电的酥麻感。

我拿出来，竟然是一枚钻戒！

以前去逛商城时，经过珠光璀璨的珠宝店时从来都不敢停留，怕自己很喜欢，却又买不起。